

大众文化理论

(修订版)

◇ 陆扬 著

Dazhong
Wenhualun

复旦大学出版社



G112/11

2008

◇
陆
扬
著

大众文化理论

(修订版)

*Dazhong
Wenhualun*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众文化理论/陆扬著. —2版(修订版).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309-05840-6

I. 大… II. 陆… III. 文化理论-高等学校-教材 IV. G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6834号

大众文化理论(修订版)

陆扬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邵丹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23千

版次 2008年1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100

书号 ISBN 978-7-309-05840-6/G·728

定价 1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文化与大众文化	7
1. 什么是文化?	7
2. 什么是大众文化?	16
第二章 大众文化理论变迁	23
1. 利维斯主义和大众文化批判	23
2. 从罗兰·巴特到伯明翰中心	31
3. 质疑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36
第三章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	43
1.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	43
2. 阿多诺的音乐理论	49
3. 本雅明的不同声音	53
4. 对文化工业理论的反思	56
第四章 霸权理论与大众文化	61
1.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	61
2. 霸权和市民社会	67
3. 从霸权角度看大众文化	70

第五章	电视和大众文化	76
	1. 电视和大众文化	76
	2. 霍尔论制码/解码	86
	3. 《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	93
第六章	大众文化研究在中国	104
	1. 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104
	2. 重新定义大众文化	109
	3. 上海酒吧	116
	4. 小资和咖啡馆	122
第七章	日常生活审美化	127
	1. 什么是日常生活审美化	127
	2.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代性反思	131
	3. 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论	138
	4. 游荡城市的记忆	143
	5. 两种城市空间	146
	6. 建筑与革命	150
后 记		157

绪 论

英文中的 mass culture 和 popular culture 中文都译“大众文化”,但是两者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此“大众”和彼“大众”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就早期的大众文化 mass culture 而言,它具有明白无误的贬义色彩。这个术语的流行是在 1930 至 1950 年代的文化批判思潮之中,前后不超过三十年,用以指商业利益驱动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大众传播产业的典型产品,像电影、广播、电视、音像产品、广告和流行出版物之类。但是时至今日,除了回顾历史, mass culture 事实上已经是一个被人忘却的概念。今天我们所说的大众文化,几无例外是指 popular culture。Popular 的意思是 of people。当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灵魂人物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他题为《出版业和大众文化》文章中,就区分过“大众”(popular)一词的三层意义:第一是“为民众”,这是这个词激进的传统意义,如宪章运动时期和 20 世纪工党运动时的报纸。第二是反抗权威的大

众欣赏趣味：犯罪、丑闻、罗曼史和体育。第三是依赖市场。要之，大众文化就是民有、民享，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伯明翰中心的第二任主任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他《解构〈大众〉笔记》一文中，也逐次分析过大众文化的不同定义。首先，大众文化具有市场或者说商业性质，因为大量人群在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而且似乎也在尽情享受它们。其次，大众文化接近大众概念的“人类学”定义：它是“大众”的文化、社会习俗、风俗和民风。最后也是霍尔本人看好的定义：用关系、影响、抗衡等绵延不断的张力界定“大众文化”，集中探讨大众文化与统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早期的大众文化 mass culture 是一个四面不讨好的靶的。它为旧式的民主派不容，因为它鹊巢鸠占，抢夺了“民间文化”的领地，而民间文化是在人民群众之中自生自发的，与自上而下、庸俗低劣的大众文化不可同日而语。它为保守派和传统派厌恶，因为它冲击了“高雅”的艺术和“高雅文化”。它同样不讨左派批评家的欢心，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罪恶机器的帮凶，是麻痹大众、消磨大众意志的毒品，使大众难以清醒认识到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真实地位。进而视之，大众文化还是“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必然产物。后者作为工业化的结果，被认为是抹杀个性，推广平庸，导致趣味、习惯、观念甚至行为千篇一律，个人的差异、社会阶级的差异，大有给一笔勾销的趋势。大众社会的特征是庞大的官僚机构、强大的传媒、追求大一统，说到底还是平庸和异化。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正是奠基在对大众社会的这一认知上面。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激烈批判，在文化批判的一切理论中，无疑是最强有力，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尤其一马当先的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文化工业”一词，就是两人铸就以描述大众文化的过程和产品。据两人观之，文化工业是生产让大众不假思索予以消费，认为是想当然而无保留接受下来的文化产品。结果就是剥夺工

人阶级的政治和反抗意识,盲目追求快感,甘心忍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过这样的话:

快感总是意味着一无所思,意味着忘却痛苦,即便是身在痛苦之中。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筹莫展的。它是逃脱。但并非人所说的,它是逃脱苦难的现实,而是逃脱最后留存的一点反抗思想。娱乐许诺给人的自由,就是逃脱思想和否定^①。

所以大众文化是用虚假的快感麻痹工人阶级,使之忘却肩负身上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与此相反的是“真正的”文化。“真正的”文化是一块乌托邦的天地,引导人超越现实的禁锢,向往一个更好的世界。它既是对现实的批判,又是对未来的展望。然而可悲的是即便是“真正的”文化,也明显要给大众文化拖下水了,因为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真正的”文化即高雅文化,也无法对利润盈亏无动于衷了。

但是大众文化是我们今天格外风光的产业,不但带来滚滚商业利润,就是在它的精神内涵方面,也早已挺直了腰杆,不但扬眉吐气敢于向对它压迫已久的高雅文化叫板,而且差不多反客为主,一跃成了背后有政府大力推动的主流文化。这在全球化之风一路劲吹的今天,于中国于西方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适因于此,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方方面面、不同视角的大众文化研究,相信对于我国当前一方面文化产业迅猛发展,一方面理论研究明显滞后的状态,其现实意义是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的。

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在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hegemony)理论流行之前,基本上是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

^① Adorno and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Verso, 1979, p. 144.

两分天下。文化主义是伯明翰中心第一代传人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的方法基础,它强调文化是普通平凡的,赞扬大众文化是真实表达了社会受支配集团或阶级的兴趣和价值观。结构主义则是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中心第二代传人更为热衷的方法视野,它被认为经常是视大众文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器”,其炮制俨如法律的规则,专横统治大众的思想,一如索绪尔专横统治具体言语行为的“语言”总系统。前者是英国“土生土长”,后者是法国思想的“外来输入”。进而视之,大众文化的结构主义研究是集中见于电影、电视和通俗文学,文化主义则趋向于在历史和社会学内部独霸天下,特别是关涉到工人阶级“生活文化”或“生活方式”的研究,诸如体育、青年亚文化一类。这样两分下来的确使人感到为难,而且这两种方法,说起来其实中间还有这剪不断、理还乱的血亲关系,所以不奇怪后来霍尔等人会通力倡导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在把对抗阶级的文化因素接纳进来之后,一个结果便是“资产阶级文化”将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大众文化更像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抗争和谈判场所了。

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并不是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不说别的,光是诸如电视电影、流行音乐、生活文化以及通俗文学等等的分析和研究,就都各各牵涉不同领域独特的、具体的技术和理论问题,用布尔迪厄的话说,决不是迷醉于泛泛的“宏大叙述”,却想不到厨房里弄脏双手的傲慢作风可以解决。不妨举个例子,北美女学者安·芭·斯尼陶(An Bar Snitow)《大众市场的罗曼司》一文对“禾林小说”的分析。“禾林小说”是一种从1958年开始起步,1970年代风靡北美的妇女浪漫小说,由多伦多的禾林出版公司出版。虽然作者各各不同,题材也各各不同,但是有一点相同,这就是作者一律是女性,读者想必也全是女性。据统计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一百位妇女作家给禾林出版公司写过此类小说。“禾林小说”结构精巧,但是大都不离此一套路:年轻温柔的穷女子遇到老于世故并且富有

强健的英俊男子。年龄的差异一般是男方大于女方十到十五岁。女方自然渴望浪漫,可是偏偏男方心怀鬼胎,只想逢场作戏,不思婚娶。不过最后终究苦尽甘来,乌云消散,有情人终成眷属。至此我们可以发现,“禾林小说”其实就是北美的琼瑶小说。我们还会想起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的著名开场白:“有一条普遍的真理,这就是每一个有钱的单身男人,都要娶个太太。”现在禾林小说的公式倒过来是:每一个穷困的年轻女子,都要找一个英俊阔气的老公。这个传统上推到底,不消说便是18世纪英国小说家理查生的《帕美拉》。

“禾林小说”是大众文化,她的读者虽然数不胜数,命运却与《傲慢与偏见》和《帕美拉》的经典风范不可同日而语,不但学术界懒得搭理,就是图书馆也不屑于收藏。这样来看,斯尼陶同样女性气味十足的分析文章,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作者说,禾林法则推崇的是两性之间的距离美。距离产生快感。女主人公对性在一无所知,更增强了性所产生的兴奋感。女性的欲望是模糊的、被压制的。在使性欲浪漫化的过程中,快感就在于距离本身。等待、期盼、焦渴——这些都象征着性体验的至高点。一旦女主人公知道男主人公是爱她的,故事也就结束了。

“禾林小说”的结尾就是婚姻。虽然这婚姻来得并不容易,女主人公处心积虑,方才修成正果。但是一部以婚姻为归宿的浪漫小说,同色情又有什么关系?斯尼陶引批评家帕瑞斯(Peter Parisi)的话说,禾林浪漫小说本质上就是那些羞于读色情小说的人的色情小说。性是这些小说真正的存在原因。女主人公的身体充满活力,仿佛每一个细胞都在歌唱,从她体内涌出的性冲动,连她自己都无法控制。在世俗道德的背后,野性的、热烈的性欲在生机勃勃地滋长,最后它在“结婚”许诺中得到恩准,“结婚”就是“性交”的一个代码。进而视之,在一场性幻想中,要使浪漫的强度、婚姻的保证和性的兴奋感达成适宜的比例,需要一种微妙的平衡。“禾林小说”在

其他方面缺少长处,但在这方面却是一流。女主人公的任务就是“把强奸转化成做爱”,所以就必须转弯抹角教会男主人公如何悠着点来,如何学会浪漫。斯尼陶的结论是,“禾林小说”的风行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浪漫是女性想象力中主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在大多数的严肃女性作家那里,浪漫是讽刺和挖苦的对象,但大多数女人并不这样认为。所以“禾林小说”的描写可能比高雅女作家们更接近女性对爱情的希望。“禾林小说”尊重读者,态度友好,所以有妇女读者的大量信件流向出版商,倾诉她们的困扰、热情和渴望。虽然小说中的温馨世界其实是个很冷很冷的地方,但是“禾林小说”作为大众文化,更真实反映出生活中女性对浪漫的期待,是没有疑问的。高雅文化对这类期待不屑一顾,也许只能说明它依然还是男性的文化。

为什么研究大众文化?这个问题的答复以前多半是负面的:在于揭露大众文化道德上的腐朽、美学上的贫乏,以及甘做统治意识形态的代理人。但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我们发现,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电影、流行音乐、体育、青年人的亚文化,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研究一路发展下来,如今都堂而皇之登堂入室,理论和方法均有神速进展,论争已不复纠缠在利维斯的幽灵,抑或法兰克福学派乌云密布的预言之中。更不容忽视的是,大众文化还是一种政治参与姿态。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这位今日文化研究的当红理论家在他题为《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的文章中说过,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一词,重心既不在于美学方面,也不在于人文方面,而在于政治。这对于今天国内普遍还把大众文化定位在避开社会批判的休闲娱乐,求趣味不求思想的误识,可以说是一种清醒剂。大众文化肯定不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代名词。假如把它作为“人文精神失落”的替罪羊,那么人不禁会问:我们什么时候有过充满人文精神的“黄金时代”?而且,所谓的黄金时代,说白了就是用黄金涂改谎言,只有愚蠢到底才会流连忘返啊。

文化与大众文化

I 什么是文化？

什么是文化？这个问题又好回答又不好回答。说它好回答，是 18 世纪德国启蒙思想家赫尔德尔(Herder)，在他的名著《人类历史哲学概要》中给文化定位过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它的概念是个统一的、同质的概念，无论作为整体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成为“这一”文化无可置疑的组成部分。其二，文化总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用赫尔德尔的话说，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华。其三，文化有明确的边界，文化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它总是明显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这三个特征甚至可以说是迄至不久前，一直被认为是关于文化理论的权威定论。著名的例子如英国诗人 T·S·艾略特(T. S. Eliot)，就接过赫尔德尔的文化定义，称文化是涵盖了“一个民族的

全部生活方式,从出生到走进坟墓,从清早到夜晚,甚至在睡梦之中”^①。对文化的此类理解是我们所熟悉的。即便是20世纪80年代国内大致与西方同步的文化大讨论中,我们听到的文化定义,时常也还是使人想起赫尔德尔来。

但是,什么是文化,往具体说,又是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文化是各类艺术的总和?抑或它就是传媒:出版物、电台、电视加上电影?它是往昔的怀旧呢,还是闲暇时光的活动?它是为人共享的价值、观念、信仰,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生活方式,抑或是同自然环境进行交际的一种手段?或者文化是用来分门别类的组构形式?还是统而论之,文化包括了上面这一切东西?这些问题的确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答清楚,而且显而易见,它们可以方方面面延伸开去,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论如何也理不清楚的铺天盖地一张大网。

说不清楚总是也还有人在说。这方面两位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洛依伯(Alfred Kroeber)和克莱德·克勒克洪(Clyde Kluckhohn)1963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一书给人印象深刻,对于澄清文化的性质和意义,被公认为一本不可不读的力作。作者在列举百余条不同的文化定义,逐一进行解析时,采用的方法之一是将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文化定义根据一些“基本主题”进行归类。归类的结果是得出九种基本文化概念,它们分别是哲学的、艺术的、教育的、心理学的、历史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生态学的和生物学的。当然不论是历史文献之中还是今日正在流行的文化定义,都未必是这九种基本类型可以悉尽概括,但兼而论之的话,作者指出,大多数文化定义是可以在这九个门类下得

^① T·S·艾略特:《关于文化定义的笔记》(T. S. Eliot,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48年版,第31页。

到说明的。

文化的这九种基本概念实际上也是对西方文化发展历史的一个概括,所以有必要作一交代。首先,就文化的哲学概念来看,它无疑是一切文化定义中最为古老的传统。早在两千年以前,西塞罗就提出过文化相等于哲学或者说心灵的培育。这很显然是将文化同个人心智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而联系到知识、智慧和理解力的获得。这里牵涉到文化(culture)一语的本义“培育”(cultivation)。黑格尔《美学讲演录》中说过,语词的最初的意义总是隐喻的、形象的,后来才发展引申出抽象义来,虽然这后到的精神义终而反客为主,反倒是掩盖了语词原初的感性本义。对此黑格尔举的例子是“掌握”(Fassen)和“把握”(Begreifen),它们最初都是用手去握事物的意思。“文化”一词亦然。它缘起拉丁语动词 colo,意即培育,当然最初是培育可见的东西比方说庄稼,然后才引申到心灵。如是文化就成为个人修身的一个过程。这其实很可以同强调修、齐、治、平的儒家文化展开对话。要之,这个传统中的“文化人”,就多少贴近于儒家传统中的“君子”。但文化的个人性质和过程性质,在这里是两个都不容忽略的要素。事实上正是这里文化重过程不重结果的特点,使它同文明见出了分别。在相当一部分理论家的概括中,文化多被视为导向某种成果的累进运动,文明则被视为成果本身。

其次,同哲学的文化概念相仿,艺术的文化概念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产物。但是比较文化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主要同缪斯结盟,与诗的关系,包括史诗、抒情诗、音乐、悲剧、喜剧和舞蹈等等尤见密切一层,今天它同艺术的关系要广泛得多。一般认为它包括了行为艺术如音乐、戏剧、歌剧、舞蹈和哑剧等;文学艺术包括诗歌小说等等一应创造性文字;视觉艺术如绘画和雕塑;环境艺术如建筑、城镇规划、都市规划、景观设计等等,以及工艺如编织、制陶一类手工艺术。这一类概念中强调的是

文化所具有的创造性质,而创造性恰恰是艺术活动的生命力所在。艺术家经常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精英人物,他们总是不满现状,力图破除成规,探新求异的那一种叛逆精神,也非常合乎文化自身更新发展的需要。问题是艺术这个概念本身太为含糊,它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文明和不同民族的语境中,大都可以得到不同的阐释,这自然也就影响到同它绑在一起的文化的定义。

其三是教育的文化概念。它的理论依据是文化是光,是个人也是社会的内在的光。文化如是便成为通过接触无边浩瀚的知识和智慧的积累,让光把心灵和精神照得雪亮。这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具有启蒙意味的传统。但文化作为教育和学问,于此并不限于正规教育。它不仅包括初等、中等、高等、成人以及特殊教育等等的一切方方面面,而且包括一切非正规的教育和求知形式。正所谓人是活到老,学到老,当中未必具有明确的功利色彩。这又回到了文化是培育人的心灵的古朴传统。

其四是心理的文化概念。它是 19 世纪中叶文化的、哲学的、艺术的和教育的概念交相糅合的产物,其代表人物就是英国诗人

和文学批评家马休·阿诺德 (Matthew Arnold)。在 1869 年出版的《文化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阿诺德认为文化就是求知的完美,是怎样来获知这世界上同我们有关的最好的思想。文化因此有一种激情,一种追求甜美和光明的激情。而且两者是相通的,凡追求甜美的人,到头来会得到光明;追求光明的人,到头来也能得到甜美。这里甜美指的是艺术,光明指的是教育,文化就是通过艺术



马休·阿诺德

和教育的途径,以臻人格的完美,它同样还是带有非常明显的个人性质,其表述的与其是说外在的物质文明,不如说是内在的心灵状态,精神和肉体的两相和谐。阿诺德也讲到了“文化人”,而且话中已经很清楚表现出种文化大众化的倾向:

伟大的文化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一种激情,要将他们时代最好的知识、最好的思想从社会的一端传播、搬运到社会的另一端,使之流行不衰;他们殚精竭虑,要为知识去除一切粗糙的、粗野的、难解的、抽象的、专业的和孤傲的成分,要把它人性化,使它在绅士和学者的圈子之外,也见成效,与此同时,又保留了时代最好的知识和思想,因而成为甜美和光明的真正源泉^①。

其五,历史的文化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克洛依伯和克勒克洪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广义的文化概念包括过去遗产的全部积累,无分大小新旧,彼此相干或全不相干。这样一种不作辨析全盘收下的做法看似简易,实际上却因为它过于宽泛而难成其为一种定义,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有狭义的文化图式,它指的同样是过去传统的积累,但这积累之所以成其为文化,前提是它们表征了时代的见证,故而为今日的个人、社会和民族所高度重视。不过广义的也好,狭义的也好,历史的文化概念大致可以用以下定义来加以表述:

文化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从总体上看是指人类创造的财富积累;图书、绘画、建筑以及诸如此类,调节我们环境的人

^① 阿诺德:《文化和无政府状态》(Matth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年版,第70页。

文和物理知识,语言,习俗,礼仪系统,伦理,宗教和道德,这都是通过一代代人建立起来的^①。

其六,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也是 19 世纪的产物,其最有权威的定义来自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1871 年的《文化的起源》。泰勒视文化和文明为一物,提出从人种学的广泛角度来看,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泰勒给文化所下的这个定义,比较先时的哲学的、艺术的、教育的、心理的和历史的文化概念,被认为是一个分水岭。分别在于先时的定义或多或少总是偏向某些方面,泰勒则是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说明。文化如是成为人类经验的总和,它不复是某些阶级的专利,相反恩泽广被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这于在阿诺德已初见端倪的文化的大众化和平民化倾向,更是一大进步。此外它致力于从总体上来观照文化的态度,明显也一路下延到当代西方对文化的分析模式。

其七,社会学的文化概念与人类学的文化观念几乎同时勃兴。但不同于人类学的文化观概念强调“错综复杂的总体”,社会学的文化概念将重心移到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特征等方面,有代表性的定义如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布莱斯蒂德(Paul J. Braisted):

文化是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语词,这里用作更为广泛的社会学含义,即是说,用来指作为一个民族社会遗产的手工制品、货物、技术过程、观念、习惯和价值。要之,文化包括一切

^① 克洛依伯和克勒克洪:《文化:概念和定义述评》(A. Kroeber and C.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3 年版,第 83 页。